清史纂修

雍正继位疑案辨析
——读冯尔康《二百年疑案再断》质疑

金恒源

2010年10月4日，冯尔康先生在《北京日报》发表《二百年疑案再断：雍正继位问题考实》。再三拜读后，认为许多大事并未考实，也并未断清。现将质疑和辨析扼要陈述于下。

康熙帝一死，雍正继位就成为疑案，至今已悬288年。清代12个皇帝中，只有雍正继位成为疑案。雍正在受到宫廷内外与社会对他得位不正的谴责后，动用了皇帝和政府的全部力量与一切手段为己正名，但收效甚微。200多年来，史家和社会舆论对雍正继位疑案仍不依不饶不肯轻信。有人将此归结为是雍正“言多必失”。其实，关键还是在于雍正“言而不实”。如果雍正说的都是真话实话，怎么会越描越黑，又怎么会“言多必失”？于是，有人又将此归结为都是民间传说或雍正政敌攻击所致，是社会舆论同情失败者所致。甚至把众多史家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与民间传说、雍正政敌攻击混为一谈。这就有必要对雍正继位疑案之争论，再进行一些认真梳理与必要的辨析。

一、雍正正常合法继位说的诸多不符历史事实与诸多不合历史逻辑之处

1. 康熙临终末命指定雍正继位说纯系雍正编造，无法采信。

1）雍正继位缺少直接有力证据，举证不能举证不力，这才是构成疑案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所谓非法或不合法，是指雍正继位不符合清代传位、继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序。既缺少直接有力证据，又缺少并违背法定程序，是为非法或不合法。一面提出以康熙是非为是非不足为训，一面又竭力辩护雍正继位确系康熙指定，完全以雍正是非为是非，自相矛盾，令人莫衷一是。

康熙死后第七天，汉文版康熙遗诏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其程序经过至今一团迷雾。康熙之死是重大事件，第二天匆促大殓，其决定程序和经过，至今也是迷雾一团。正大光明耶？宫廷政变耶？至今争论未果。

2）所谓康熙临终末命指定雍正继位说，是雍正继位已五年后才由雍正提出来的，见之于文字向社会公布，则更要迟至雍正七年的《大义觉迷录》。据此，清史泰斗孟森认为，此说是雍正事后编造，这并非没有道理。雍正果真有如此重大证据，怎么会遗忘，又怎么会拖到五年，七年后再说？

3）除官方史书《清实录》外，没有任何原始档案记载可有力确证康熙临终末命指定雍正继位说。持雍正正常合法继位说的研究者向读者介绍展示的所有证据，都是雍正一人之言或是在雍正旨意下所出，无法证明确为康熙之本意。无论将雍正列为原告或被告，完全采信

［收稿日期］ 2011－01－20
［作者简介］ 金恒源（1944—），男，上海作协会员；上海200237

一人片面之言，就很难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单就其研究方法而言，也很值得商榷与推敲。

2. “仓促之际一言而定大计”，仍是雍正一人之言，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与历史逻辑。

据《清实录》和《大义觉迷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 3—5 时，康熙已向 7 名皇子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胤禛继位，如此重大决定只见之于《实录》和《大义觉迷录》，却没有任何原始档案记载，是为不可思议、不可采信之处之一因；其二，从是日上午 3—5 时至中午 11 时左右胤禛到达畅春园，直至当晚 7—9 时康熙去世，其间长达 16 个小时以上，居然没有任何人告知胤禛，康熙已宣布皇四子继位一事。从是日上午 3—5 时至次日下午 7 时长达 27 个小时内，对皇四子继位一事，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毫无任何反应，内阁、礼部、翰林院等政府司职部门也都毫无为胤禛继位进行必要之准备和任何运作之迹象，这也是绝无可能之事。康熙最担心众皇子为储位之争骨肉相残，又说过皇八子胤禩“此人阴险之极，即朕亦畏之”，在这种情形下，又怎么可能不首先向继位人皇四子面谕布置，却首先告诉皇八子胤禩？

4）康熙当日的态度、做法与胤禛当日的的态度做法都不合传位、继位程序与情理。

有人提出，康熙急召胤禛去畅春园，就是为了要胤禛继位一事。但康熙、胤禛父子见面后，康熙神志清醒，尚能说话，却只字不提要胤禛继位一事，只告诉他病势日臻，这就不合传位程序，也不合传位情理，更不合当日上午康熙已“宣布”皇四子胤禛继位之形势。

据考证，胤禛在接到康熙“谕令速至”的命令后，竟然长达 8—10 个小时不去，这是极不正常，极反常理之事。胤禛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如果康熙在病危之中“谕令速至”是要传位于他，又在数天前令其祭天以暗示用他继位，胤禛理该心知肚明，理当速至才是，怎么可能拖延 8—10 个小时不去？如果数天前康熙真有那个暗示，胤禛和诸皇子又怎么会都一无所知？即使胤禛对继位一事毫不知情（胤禛称帝后一直坚持此说，持胤禛合法继位说的研究者也一直支持或采信此说），胤禛当时就在天桥附近，作为一名“孝子”，骑马半个小时就能速至畅春园，为什么居然拖延 8—10 个小时不到？为什么康熙“宣布”皇四子胤禛继位后，胤禛竟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长达 8—10 个小时？为什么胤禛失踪了 8—10 个小时后，宫廷的任何部门、任何人都无人过问此事，也无人寻找他？在当时这样一个重大的关键时刻，所有官方史书中，这 8—10 个小时全部是空白，这与康熙已处于病危之中，已“宣布”皇四子胤禛继位，无论怎么推测想象，都是对不上号的。

二、关于康熙帝之死

康熙帝究竟是什么病死亡，现在已无法具体考证。但康熙帝究竟是正常病故，还是非正常死亡，还是能够考出一个大概其来。笔者据康熙帝的满文朱批考证，康熙帝生命的最后五年，最后一年，乃至最后二个月，身体一直都很健康（参见 200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论丛》，《论康熙帝之死》）即使不排除康熙帝所谓心脑血管并发症死亡的可能性，为什么临终这天并不见病危通知信息？为什么不见抢救阶段？据史记，当天只有胤禛一人在康熙帝身边，为什么不见胤禛如何组织抢救的任何记录？胤禛在遭到谋害父皇的谴责后，康熙帝身边的几名心腹太监理应是能够证明胤禛清白的有力证人。但胤禛称帝后，康熙身边的心腹太监不是被杀，就是人间蒸发。1983—1984 年，国家卫生部组织病理专家会同档案专家和清史专家合力清查寻找康熙帝的脉案（病历诊治记录），居然一无所获片纸不见，这绝非康熙病故的正常现象。

从康熙声称不适到死亡，共七天时间。这七天中，特别是临终这天，官书中居然始终不见御医活动，甚至七天中根本不见御医二字，这是极不正常的。康熙声称身体不适的第一天，非但未见宫内急召御医，反而是康熙急于作出军事人事安排。康熙从南苑回到畅春园后不急召御医，却急于任命皇十二子胤祹为镶黄旗满洲都统，任命吴尔占为正白旗满洲都统并去天坛负责警卫，以上部署三天之后，再令胤禛去天坛祭天，并再三谕令胤禛态度要虔诚。从康熙当时的部署和态度中，丝毫看不出要抬

高胤禛社会地位、暗示要其继位的意思。如果令其祭天就是暗示要其继位，怎么可能多次要大臣代办？实际上，祭天只是为敬天，是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以无形而又至高的天威来约束自己的妄念，以天威来警戒反省自己，这在康熙关于祭天大量的圣训中屡见不鲜，祭天同暗示要谁继位毫无关系。（参见拙著，2005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正本清源说雍正》）胤禛称帝后一再对胤祹、吴尔占打压，甚至将吴尔占父子流放，说明胤禛对康熙当时的步署很不满，迫不及待要打击报复，也说明康熙当时的步署并不是要借此抬高胤禛的社会地位。

三、关于传教士马国贤所见所闻之记载

传教士马国贤是第三者，他的所见所闻之记载，固然很重要，但还要加以分析。应该知道，第一，马国贤虽是在邻近畅春园佟府院墙上所见所闻，并不是在康熙寝宫第一现场；第二，马国贤在畅春园内之所见所闻，都是康熙死后胤禛所控制、导演之局面；马国贤所见所闻既是胤禛控制下之局面，御医所言当也是胤禛控制下之所言，并不能据此作为洗刷胤禛篡位嫌疑的有效证据。

马国贤据当时所见判断：要么是康熙死亡，要么是宫内大故。大故者，大变故也。马国贤的判断是正确的。马国贤看到的是黑夜中无数铁骑飞奔四出，如胤禛是奉康熙之命按正常程序继位，何须如此诡秘、恐怖?

在康熙生命的最后七天中，清朝康、雍两代官方史记中始终不见，始终回避御医二字，至今不见康熙片纸脉案，这决非正常。我们追究的是御医记录，并不是否认有御医在场，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康熙病危时，死亡时，移灵转移遗体时，三阿哥、八阿哥等众多年长皇子无一人在现场，也无一个领侍卫内大臣、内阁大学士等重要官员在现场，也决非正常局面。与此相反，康熙遗体深夜入隆宗门后，张廷玉竟已在乾清宫内跪迎（参见 200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雍正称帝与其对手》），这也决非正常。康熙执政六十一年，各项制度和司职机构健全。胤禛却一概不用，令张廷玉执掌诏书谕旨等一切事项，这也决非康熙已正式宣布胤禛继位后正常应有之运作。

四、关于康熙遗诏

海峡两岸满文康熙遗诏所署日期，均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说明康熙临终之日确已有遗诏留下。这个事实本身，已证明“仓促之际一言而定大计”并非实情，不可采信。如果康熙临终之日的遗诏上写的是皇四子，胤禛决不会说没有遗诏，也决不会坚持“仓促之际一言而定大计”了。

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满文康熙遗诏上都不见要皇四子胤禛继位之记载，在要谁继位之部位均被破坏缺损，这个事实，决非用偶然巧合、保管不当等说词可以解释解决之。在同一张文本上，署期又均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张廷玉搞的汉文康熙遗诏完整无损，满文康熙遗诏上都不见要皇四子胤禛继位之记载，在这种事实面前，仍否认雍正、张廷玉在康熙遗诏上有阴谋、做过手脚，既缺少证据，目下种种之辩护又不能自圆其说，不能令人信服。

五、康熙晚年对皇四子、皇十四子截然不同的态度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康熙选择胤禛继位在时间上已经很久说。胤禛称帝时已 45 岁。直至康熙临死，终其一生，除按常规封以爵位外，没有授予胤禛任何重要职务和重任。史料证实，康熙对皇三子、皇十二子、皇十四子之信用，远在皇四子之上。终康熙一朝，皇四子在众皇子中并无突出地位和影响。若康熙选择胤禛继位在时间上已经很久，怎么会不考虑、不解决这些问题。

康熙晚年对皇十四子授以重权，树其威信，远超过前太子胤礽。皇十四子离京出征规格之隆重，乃清代空前绝后。康熙六十一年皇十四子第二次离京，康熙御诗：“去年藏里凯歌回，丹陛今朝宴赏陪。万里辛勤瞬息过，欢

声载道似春雷”。如果康熙无意于皇十四子，怎么会给他“欢声载道似春雷”的隆重场面与威信？康熙六十一年父子分别时，康熙当着另外11个皇子（包括皇四子）的面，与皇十四子拥抱并亲赐玉玺。如果康熙属意于皇四子，康熙六十年千叟宴上当着众多离退休官员与在廷大臣的面，理应该将皇四子推出亮相并大树其威信，康熙却在大树皇十四子威信的同时，令皇四子等极少几个人离京去沈阳扫墓。冷冷清清地去，冷冷清清地回。康熙晚年心仪于谁，宫廷上下乃至国人不仅都心领神会，而且，朝野早已有口皆碑。

六、余论

康熙选择皇四子胤禛继位说还有一个正面理由和一个反证。即，康熙有意于胤禛的儿子弘历为第三代接班人，必须用皇四子继位。康熙的众多皇子尚未搞定，按胤禛的说法，直至临终时才“仓促之际一言而定大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跳过儿子去选第三代接班人？

据考证，弘历确实出生于避暑山庄围墙外狮子沟草房里，自幼在狮子沟读书。康熙若有第三代接班人计划，怎么会让弘历在避暑山庄围墙外狮子沟山中的草房里出生？又怎么会直至弘历12岁时才知道有这个孙子？早在弘历5、6岁时就该培养了。多年前已有专家论证，康熙重视、宠爱皇十四子的儿子弘明，远在胤禛的儿子弘时、弘历之上。第三代接班人计划纯是雍乾父子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已。汤因比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有其合理成分。

据笔者研究，康熙宠爱弘历确是事实，但与第三代接班人毫无关系，而是另有原故。(参见2009年《避暑山庄博物馆纪念建馆六十周年文集》，《乾隆帝与狮子园》；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论丛》，《弘历出生地考》。)

康熙选择皇四子胤禛继位说的另一个反证是，为什么康熙晚年把心有意属之人放那么远？笔者将此称之为驱远说。驱远说仍是胤禛首倡，得到了合法继位说的力挺，在读者中也很有影响。然，据笔者考证，康熙早在临终前三、四个月，已同皇十四子就回京之事密折来往，频繁联系。(参见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拙著《雍正称帝与其对手》）据笔者最近考证，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就有十四弟是在离开甘肃“出行三、四宿之后，方于途中得知父皇宾天之事”的真相。这就说明，康熙临终前数月，早已与皇十四子酝酿回京之事，故，皇十四子决非奉雍正奔丧令才回京。“驱远说”完全是胤禛欺骗社会舆论的慌言、烟雾罢了。研究者只采信雍正片面之言，并未探明真相，这是产生研究误区又屡屡误导读者的重要原因。(种种误导之说，参见拙文〈雍正继位真相研究的误区〉，2007年第四期《历史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胤祯回京考〉等专题论文，将于2011年上半年在京刊发)。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对雍正继位二百年之疑案，尚不敢用一“断”字作文定论，只能根据可靠史料，对各家观点做些辨析，以利还原或接近历史之本来面目。若能引发读者阅读兴趣或思考辨析，吾愿足矣。